

# 局部作为整体 ——反思地继承社区研究法

王铭铭 (wangmingming2006@163.com)

2015年12月10日中国农业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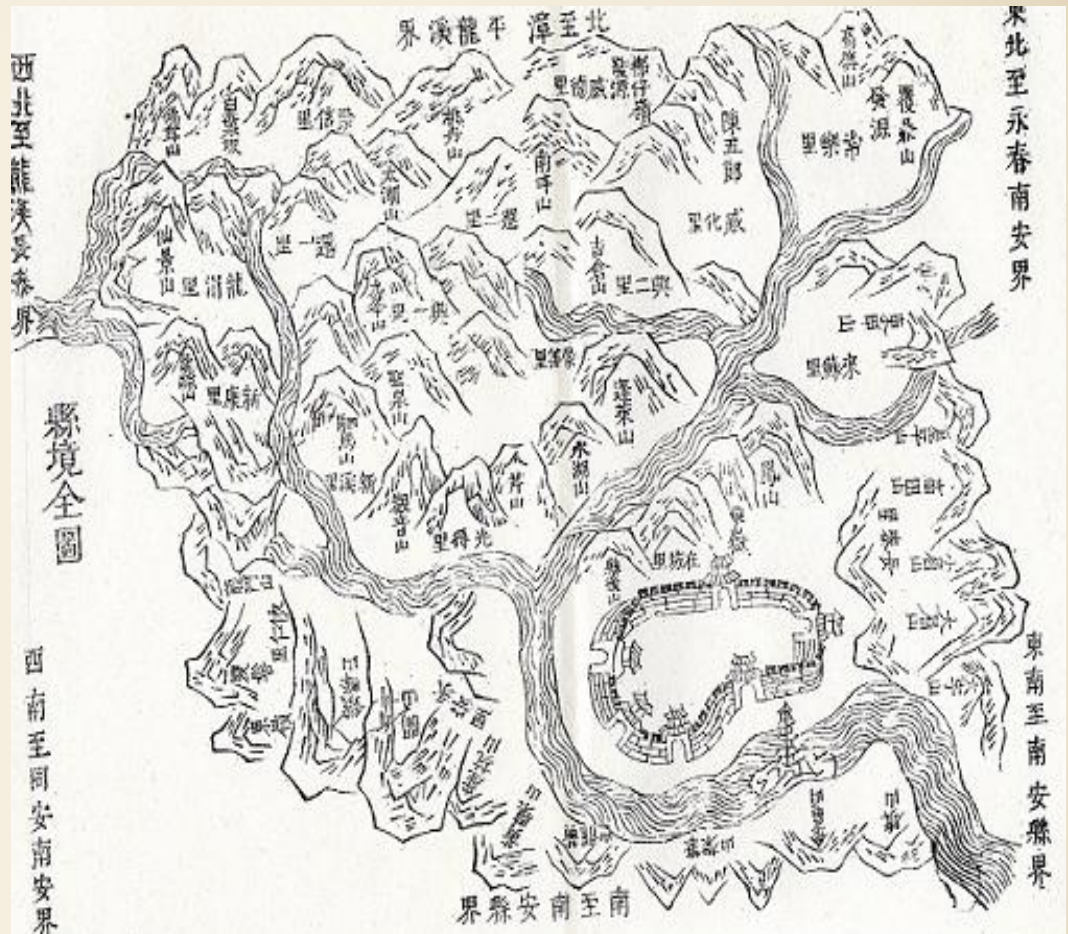


## (一) 引言

将以一项个人于1990年代所完成的乡村社区研究为例，说明反思地继承社区研究法提出者(1930年代中期吴文藻等先生)的有关论述的必要性、可能途径及意义。



# 溪村所在区域



# 区域研究经历

1995年以来：华北、法国南部、西南等

1989-95年：泉州老城节庆与社会空间——闽台三村（塘东、溪村、山街），基于这些研究，曾著有

Flowers of the state, grass of the people (1993)

《社区的历程》（1997）

《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1998）

《逝去的繁荣》（1999）

Grassroots Charisma (2001, co-authored with Stephan Feuchtwang)

《溪村家族》（2004，《社区的历程》增订版）

Empire and Local Worlds (2009)



## 关于溪村，过去我曾作了两种论述

(1) 化农民为“公民”，将分别分布的整体乡村社区，化为国家整体的局部，摧毁国家与个人之间社会环节的摧毁；及这一“运动”到20世纪末的失败，如中间社会环节的复兴，包括宗族与“民间信仰”复兴

(2) Max Weber问题：Charisma, 传统与科层主义的演化论迹象所代表的传统-现代转型的信仰，相对于，我们在整体的乡村社区中看到的“杂糅型人物”的实在



现在再度引用溪村研究，目的是以之说明一个当下问题

前不久参加的两个会议

(1) 10月21日北大社会学系史资料整理讨论，涉及学术史，不少牵涉到乡村社会学研究

(2) 10月25日世界绿色设计组织乡村发展委员会成立仪式



绿色设计组织乡村发展委员会成立宗旨：

“倡导人文为本、绿色循环、城乡协同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政策与设计发展理念，传承发展优秀乡村文化，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及资源环境，推动人类生态文明建设”

——趋势？

过去：视乡村为文明（传统、现代化）的局部

现在：视乡村为值得“收藏”的整体



- ❁ 如何看待乡村社区的局部性与整体性？
- ❁ 在丧失了进入乡村的合适方法和态度的时代里，我们亟需接续历史上有过的论述，吸收国内外后来的相关论述，形成合适方法，领悟其对于新时期乡村研究与“美丽乡村建设”的价值。





## (二) 一个人，两种观点：重访吴文藻的社区研究法

吴文藻 (1901-1985)

1935：社区整体论（“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与功用”）

1936：社区前后内外关系论（“中国社区研究计划商榷”），这一关系论，实来源于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讲课时介绍的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大小传统理论



# 吴文藻的社区整体论之背景与内容

- ❁ 《社会学丛刊》总序，中国学派=对功能解释的选择，将之运用于社区研究
- ❁ “究竟什么是功能观点，简单的说，就是先认清社区是一个，整个就在这整个的立足点上来考察它的全部社会生活，并且认清楚这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密切相关的是一个统一体系的各部分，要想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求得正确的了解，必须就从这一方面与其他一切方面的关系上来探索穷究。（6页）



# 整体论主张

## 抽象社会与实质社区

“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有实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到的。”（“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440页）

（1）把乡村社区视为社会学研究的实验室，（2）相信这类整体正在遭受正在形成的超大规模整体（现代性大传统）的“腐蚀”，因之，学者有义务“**拯救传统**”



## 其修正为整体-局部论出自的缘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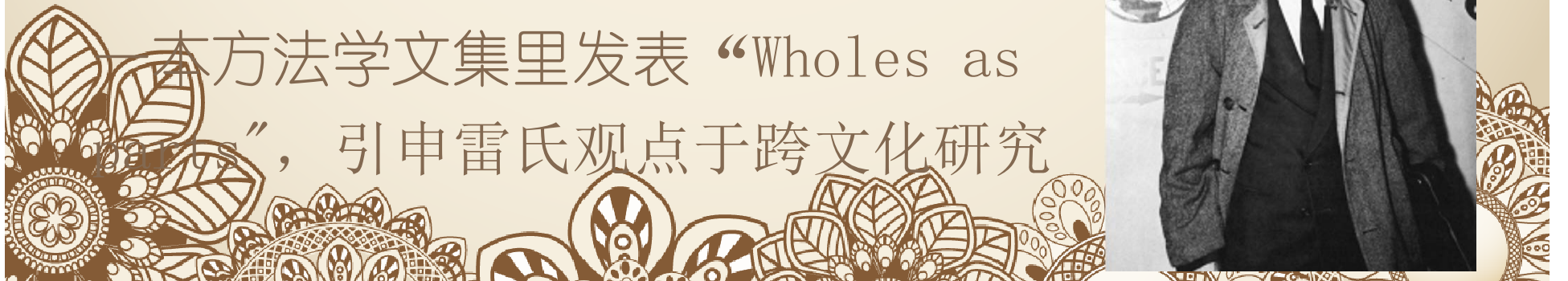
雷德菲尔德自1940年代开始在方法上质疑民族志“封闭群域”（isolates）妖魔化非西方文明、局限于部落社会的观点，指出，作为文明整体之局部的乡村社会（即其所成之partial societies）之与文明整体之间数千年来存在着密切关系。

雷氏描绘的关系，主要是“授受”关系。

吴文藻接受了雷氏的观点。

注：一些年前，Sahlins曾在

本方法学文集里发表“Wholes as  
parts”，引申雷氏观点于跨文化研究



## 在整体论与局部论之间的费孝通先生

1939：《江村经济》，作为局部的乡村与整体世界经济格局变迁之关系，及现代化绅士的新纽带作用

1939-1948：乡绅研究、《云南三村》、等，传统时期的局部与整体之关系，现代时期的整体之解体



## 两种观点结合有其重要的启发，但也有不足之处，如——

(1) 整体之早期形态发生于所谓“局部”（乡村）（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葛兰言Marcel Granet文明研究）。

(2) 其后期之诸形态（帝国、现代性）虽与也是在乡村之“外部”出现的，与之相矛盾、对立，但其内涵，不少已被“局部”所吸收消化（1990年代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科大卫、郑振满的“士绅化”与“庶民化”争论）。

(3) 无论在哪个时代，乡村社区都是在更大的“环境”领域里生成的。



- ❁ 我曾引据相关论者观点，严厉批评社区研究法实践者将视野封闭于村社之内，无视文明（de Groot, Granet, Freedman）、国家（Duara, Siu）、市场（Skinner）、等级、社会流动（居与游）、宗教-神话-知识的重要影响之做法
- ❁ 然而，我却也坚持认为，有了对更大范围的历史流动和“环境”开放的社区观，我们依旧可以借助社区研究法来从事研究
- ❁ 此处，我将延续这一努力，并将之与后来部分运用的结构和“后结构”人类学方法联合起来。



### (三) 溪村 (1991摄) : 一个乡村社区的整体性





# 吴文藻之“社区三要素”

(1) 人民

(2) 地域，部落、乡村、都市社区，及其对应的主要生业，游猎和畜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工商制造业

(3) 文化，“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物质的、概念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的环境——的总成绩”，分为四个方面：

一、物质文化，是顺应物质环境的结果。

二、象征文化，或称语言文字，系表示动作或传递思想的媒介。

三、社会文化，亦简称为“社会组织”，其作用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应付社会环境的结果。

四、精神文化，有时仅称为“宗教”，其实还有美术科学与哲学，也须包括在内，因为他们同时应付精神环境的产品。（433-434页）



## 吴文藻罗列之“社会生活之应研究的方面”

- (1) 家族氏族和亲属制度。
  - (2) 村落社区的技术制度。
  - (3) 村落生活的经济方面。
  - (4) 社会裁认——包括法律、道德、公意以及伦理的与宗教的裁认等。
  - (5) 礼仪习俗——例如庙宇、节期以及生、婚、丧、祭的风俗。
  - (6) 语言文字的社会意义（尤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 (7) 教育，即每个人社会化的历程。
  - (8) 宗教、神话、艺术及民间文学。（即国内一般人所谓之民俗学的领域。）
  - (9) 个人在变迁的社会环境中之社会调适问题。
  - (10) 民族的思想 and 情操的研究，如国魂、民族精神与民族品德之类。
- (477-472页)



# 民族志

- ❁ 吴先生的社区研究主张，既有社会理论基础，又广泛引据社会调查、文化人类学、人文区位学、地域调查运动、文化社会学的看法，但关于社区具体社会生活诸方面调查研究之主张，内容则多来自“文化人类学”，与其成熟的民族志方法关系最密切。这一点可以从吴先生对芝加哥学派人文区位学研究的批评看出



❁ 吴先生列出的社区研究诸方面应关注的内容，与一般民族志研究内容基本对应，与之一样，也存在重视人（包括其“神性”），轻视物及物构成的“环境”的倾向。

❁ 而接受结构和生态人类学的主张，我则相信，完整的社区，是人、物、神诸“存在体”的共存地，要研究社区，就需要重视这三类“存在体”之间的关系。

❁ 王铭铭：“民族志：一种广义人文关系学的界定”，《学术月刊》，2015年（47卷）3月号，129-140页）



# 1) 人作为他者：人人关系

✿ “ethno”如果说指“社会共同体”，那么，其形成的前提，就可谓是——“联系于他人（共同体内与外）而存在的人”

✿包括

血缘-地缘关系（从摩尔根到非洲，再到美洲）

道德，“法律”中的人人关系

政治关系，语言、风俗-宗教、人对人的服从或支配，民族认同，国家的符号政治

经济：人通过（人化）物产生的相互间关系，包括，生产关系（生产一物时人人之间的关系），交换，礼物与商品



## 另外，民族志还形塑

- ❁ “如何为人”、“为人之道”，或，personhood，如，femininity, masculinity, motherhood, fatherhood, childhood
- ❁ 活人与死人（物，神）、此世与彼世（物，神）之间关系，这些超出了人人之间实际关系的范畴，与其他关系无法“脱嵌”



## 2) 物作为他者：人-物关系

“不割裂于物而独存的人”

礼物：社会通过物的流动得以形成

物作为“环境”或作为制度的塑造者：社会形态学、生态人类学

社会对物的“决定”

人-物的触面：身体、工具、知识

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人-物关系的“差序格局”：驯化与非驯化的物，家与自然



# 人-物关系，如Claude Levi-Strauss所言：

❁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 does not, therefore, oblige us to choose between two hypotheses: either a plastic mind passively shaped by outside influences; or universal psychological laws that everywhere give rise to and invite the same properties regardless of history and of the particular environment. Rather, what we witness and try to describe are attempts to realize a sort of compromise between certain historical trends and special environment,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mental requirements that in each area carry on previous ones of the same kind. In adjusting to each other, these two orders of reality mingle so as to make a meaningful whole. (The View from Afar, p.104)





### 3) 神作为他者：人神关系

“人不割裂于神而独存”：宗教人类学的宗教普世主义，“宗教”作为处理人与广义“他者”（内在“他者”-“心”、精灵、神鬼、祖先、隐秘力量、物、天）之间关系的方法

“神”的广义（人死后变的，在世的“神”，物作为神，神物，对应于一切存在的divinities.....）

神高于人，神低于人，神人平等，人-神关系是平等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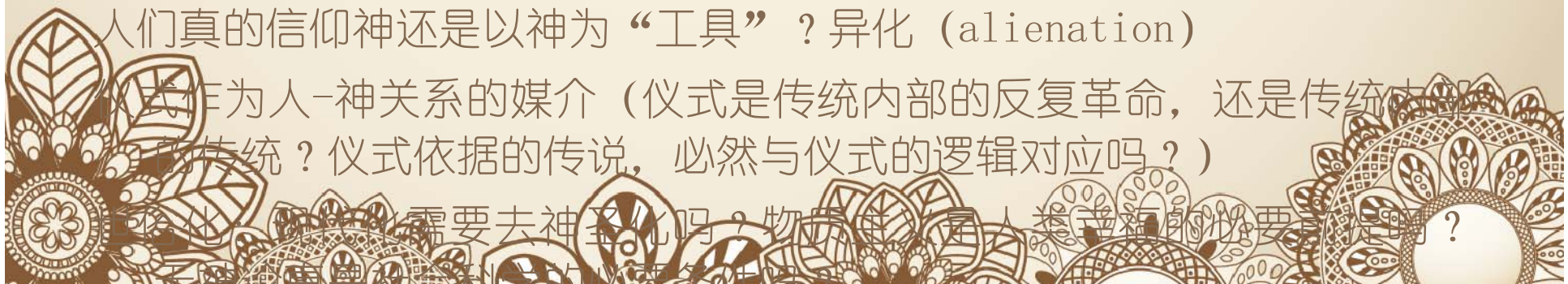
献给神的礼物（祭祀）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

人们真的信仰神还是以神为“工具”？异化（alienation）

仪式作为人-神关系的媒介（仪式是传统内部的反复革命，还是传统内部的革命？仪式依据的传说，必然与仪式的逻辑对应吗？）

异化，仪式需要去神圣化吗？物质性，人类幸福的必要？

人神关系的必要条件的必要性？



# 如何理解“社区”是诸类关系的整体世界？

- ✿ 乡村社区作为广义人文关系（人-人、人-物、人-神关系）的复合性生活世界



# 进入过程

- ❁ 选择溪村的理由：所选地点在更大地区中的位子（山川、行政地理），县城研究的重要性
- ❁ 进驻：（1）登山（2）走路（摩托车）：地点的内部区分（如聚落）及抽象化的示意图（如关键建筑的方位与宇宙论图式）
- ❁ “沉浸”：空间布局上的各局部的内部关系与结合形态



# 地方中主要的物

- ❁ 山水、树、农田、茶园，地方传说对于这些物的论说
- ❁ 金木水火土之间生克关系
- ❁ 五谷、畜、家禽（这些事食品，是商品，也是祭品，除了牛之外）
- ❁ 日用工艺，及各种交换活动（市场与祭祀）中这些物的使用与价值



# 空间布局上的各局部的内部关系与结合形态之考察

❁ 民间文献与“第一手资料”（30个问卷调查，民族志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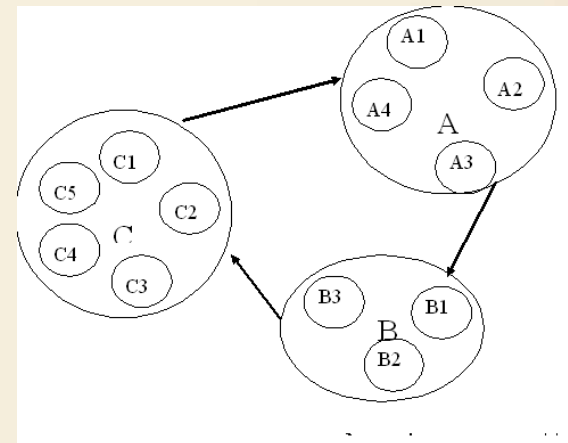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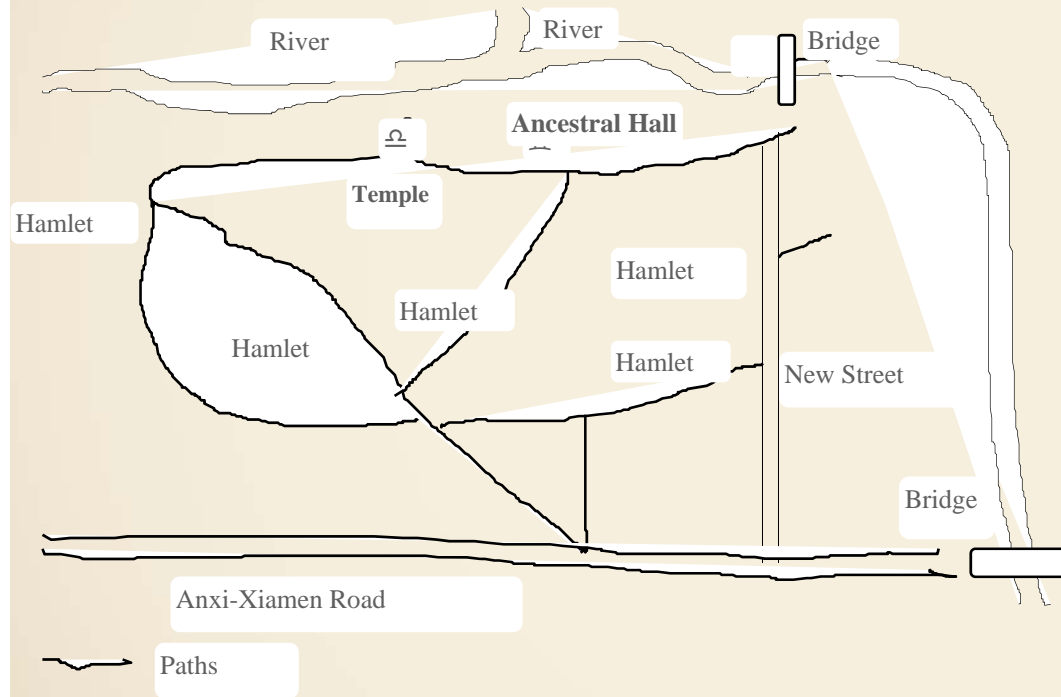
(1) 家的组成与亲属制度

(2) 各家之间关系的体制：有无源流关系与相关关系再生的仪式），相互间是否结合为“共同体”：各组家庭之间的分合关系：聚落形态与仪式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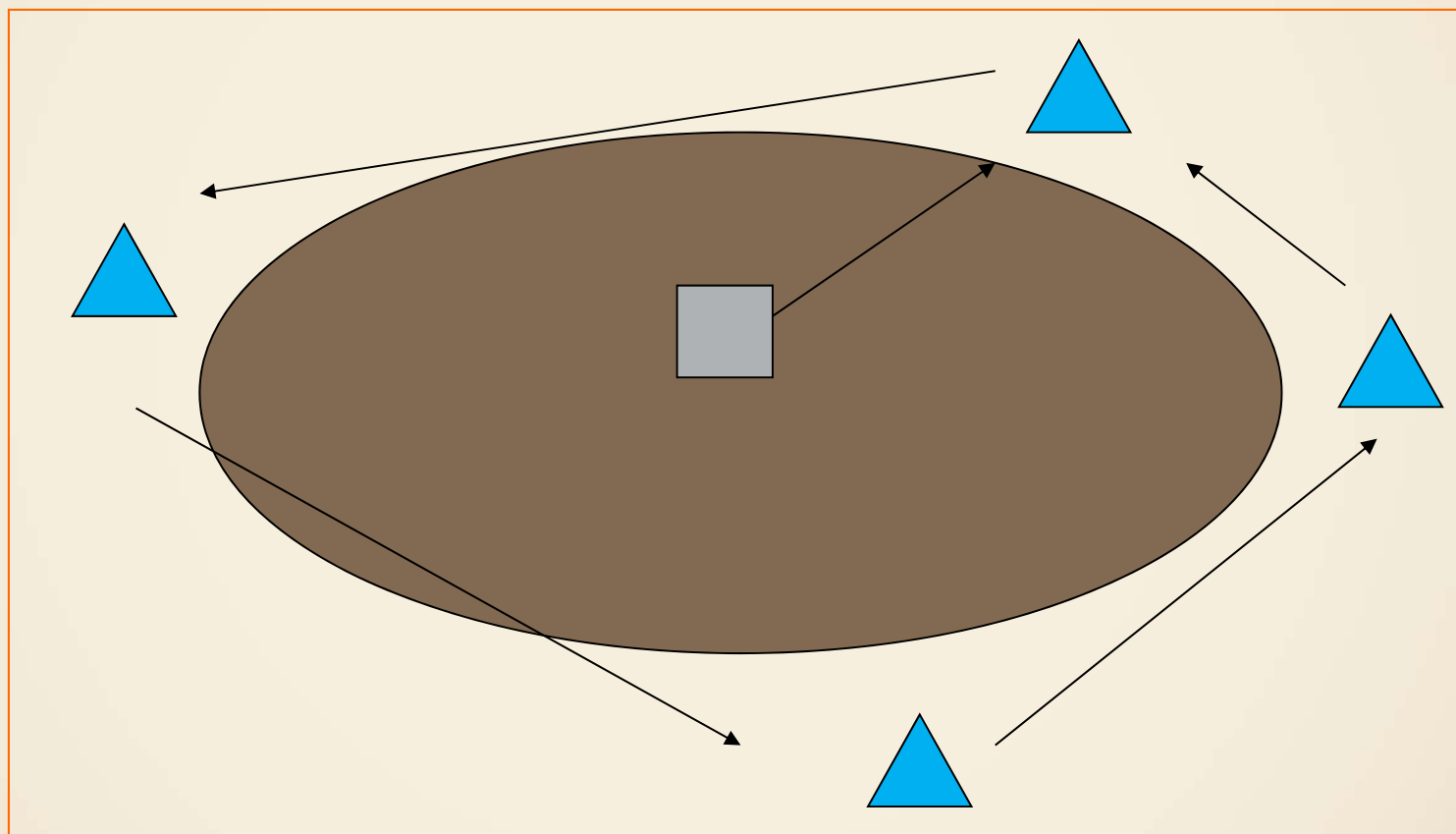
(3) 超家庭的关系，祠堂、寺庙、开基祖墓地等“公共建筑”所呈现的“人-神关系”



# 溪村, 及它的地方世界



## (四) 包不住生活的社区：整体作为局部



# 吴文藻“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

❁ 一个村落社区的彻底考察，包括着三种不同而相关联的研究：

（甲）横的或同时的研究（以前曾称为静态研究，或模型调查），系专门考察某特定期间内某社区的内部结构和生活，而不涉及其过去的历史，或正在进行中的变迁的。

（乙）村落社区的外部关系研究，即系考察该社区与其他各种社区的外部关系，以及与较大社区的外部关系。

（丙）纵的或连绵的研究（以前曾称为动态研究，或变异调查），系专门考察村落社区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间，已在及正在进行中的变迁的。（470页）





## （甲）类社区研究实不能摆脱（乙）、（丙）类而独存

- ❁ （甲）横的或同时的研究（以前曾称为静态研究，或模型调查），系专门考察某特定期间内某社区的内部结构和生活，而不涉及其过去的历史，或正在进行中的变迁的。
- ❁ 其实，之前描述的溪村“横的”整体性，（1）是通过历史积累而来的，其中，聚落形态、村庙、祠堂、田产，都与明初以来这个家族村落的分家析产、凝聚力营造、公私制度的形成变化过程相关，其绵延，则与“基层政权”对于地方制度的依赖相关（《社区的历程》、《溪村家族》）；（2）“横的”的整体性之构成，也来自于地方与“该社区与其他各种社区的外部关系，以及与较大社区的外部关系”。



# 村落社区的诸“外部关系”

与其他社区和较大“社区”的关系：

- (1) 变化中的宗族组织与周礼之关系
- (2) 地方与国家关系
- (3) 通婚之三圈
- (4) 根基祖先的三个墓地位于内外之间，杰出人物 (5) 作为内外关系结合体的卡里斯马人物
- (6) 庙宇之地缘性，及与区域体系之关系
- (7) 贸易：节庆与集市，村庄与县城
- (8) 宗教仪式：道士、和尚、戏班、



# 内外关系的另一个层次：区分和联系此世与彼世的方法

- 1) 生活世界中的“环境”，尤其如，山水、树、农田、茶园，及人-物关系中的金木水火土之间生克关系
- 2) 此世与彼世：生与死？生与死的超越？那个世界总是更大的，是祖先的所在地，神的来源地，和鬼漂泊的地方；山、神（石牛山）、祖先（出山）、鬼（水沟、边界、树林）



**（五）内外关系的广泛存在，使乡村社区变成外在整体的局部，但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乡村社区作为整体存在的事实**

外部内在于内部

在溪村为中心的地方世界中，社会时间将“局部”化为一个兼容内外关系的“宇宙论整体”



# 地方年度周期

三种历法（农历、命书、节庆）把人的生活与“其他”联系起来的“制度”

节庆

❁ 年度周期是时间，但同时也是社会空间，因为这些周期与前面所说的关系层次（内部分合形式与外部纽带）是息息相关的，可谓是这些层次的有节奏的重复呈现

❁ 以家或房支为核心的节庆：全国性的年节、祖先忌日

❁ 以全村落社区为核心的节庆：地方性



# “真正有地方（区域）特色的”年度周期

- ❁ 以法主公为核心的社与会，主与客
- ❁ 地方性（龙镇宫）—地区性（石牛山）
- ❁ 村神诞辰（七月）—“割火”（正月）
- ❁ 社与会



# 主与客

## 当主人（七月二十三日神诞）与当客人 （正月割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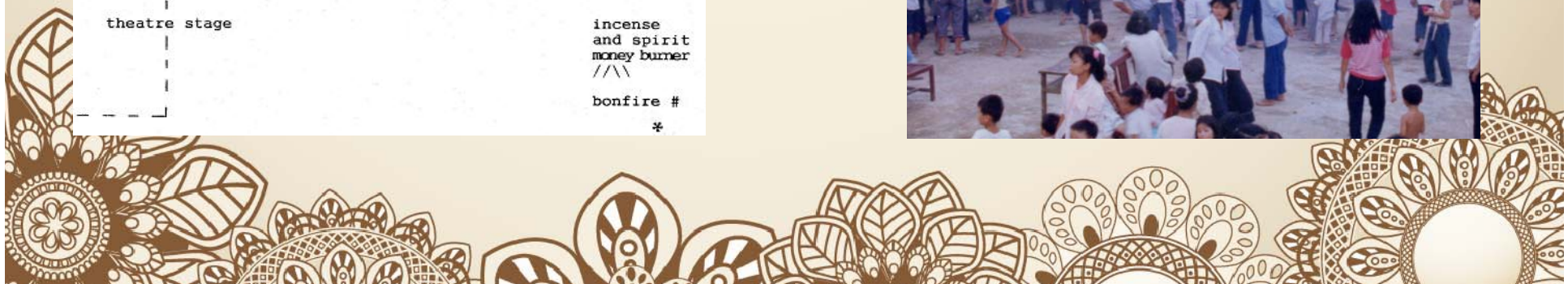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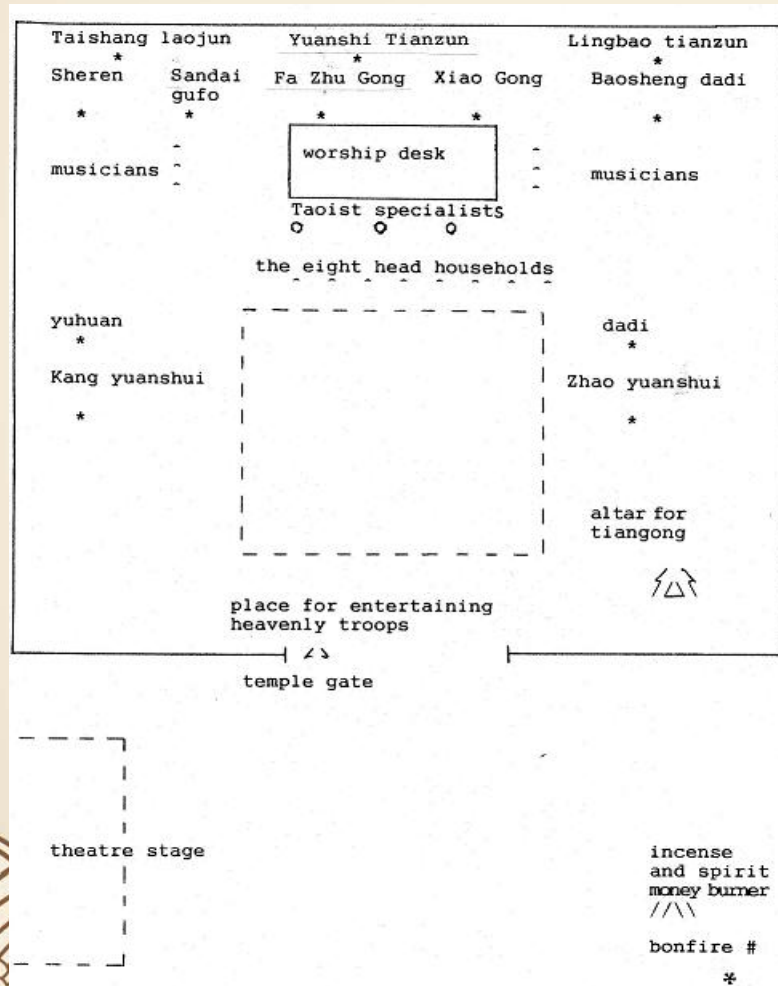
村神诞辰庆典：邀请各天神和地方神、送神，或者说，迎送  
“朝圣”：村神扮演“客居”角色，一路显灵，到本村后，  
举办巡境、分火仪式

## 主观与客观

人与人之外的世界



# 七月二十三生日祭祀：立坛





# 献祭：有Marcel Mauss说的圣化，但内容上更具有宴请的性质



# 祭祀诸方面

- ❁ 献祭的猪=家
- ❁ 羊=家族（公）
- ❁ 法主公=境
- ❁ 仪式=天神、各层次的官-神、地方神
- ❁ 斗灯=共享的“世界”



# 斗灯象征世界秩序，放在祭祀者与神之间，得到“圣化”后，成为“家和万事兴”的保障

- ❁ 镜子 Mirror=center=what reflects all under Heaven
- ❁ 剑 a stillyard, or a sword = left (green dragon)=East=justice
- ❁ 尺子 a ruler, or a sword=right (white tiger)=West=righteousness
- ❁ 剪刀 Scissors=South (red peacock)
- the lantern of the year's fate=North (Black Turtle)
- ❁ 算盘 sometimes, plus a calculator=fairness of exchange



# “割火”：目的地除了“root temple”， 还有佛、佛道结合的其他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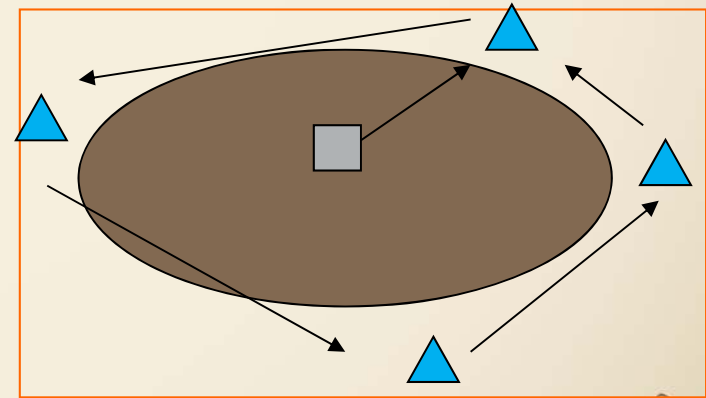
❁ 法主公“客居”四方

东：东岳庙（佛道）、城隍庙（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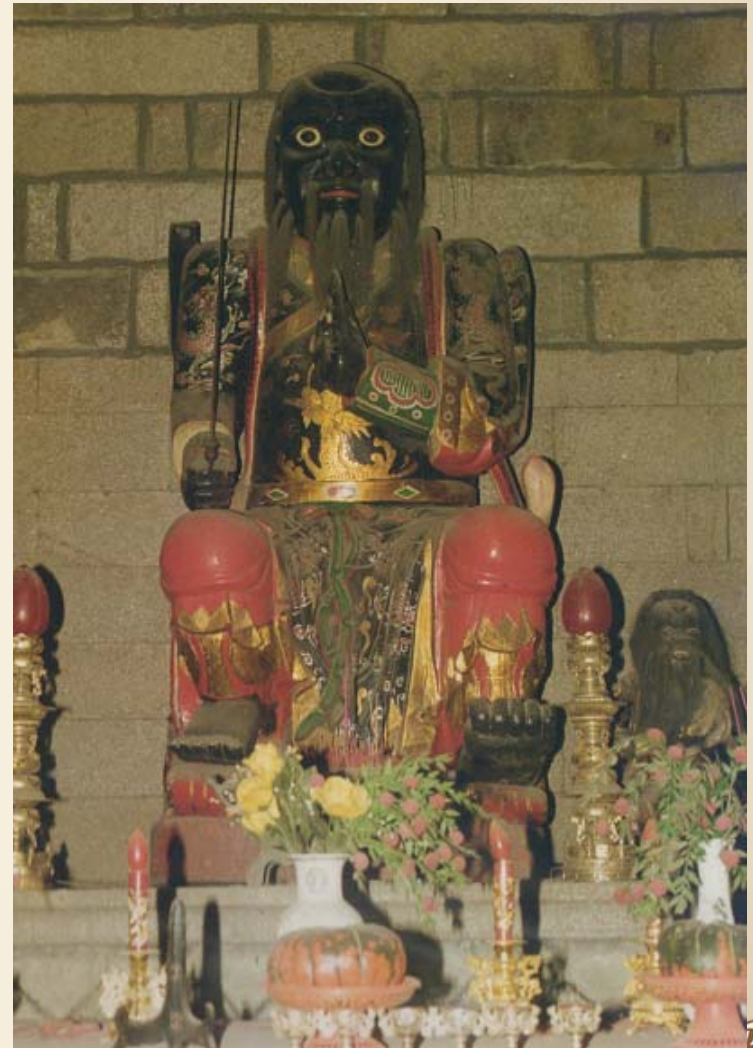
西：真觉寺（观音）（佛）

南：蓬莱清水祖师公（佛道）

北：德化石牛山（道）



# 石牛山



# 内在的秩序，外在的混乱，及这个两个世界的颠倒

## Eliade

- ❁ One of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societies is the opposition that they assume between their inhabited territory and the unknown and indeterminate space that surrounds it. The former is the world (more precisely, our world), the cosmos; everything outside it is no longer a cosmos but a sort of “other world”, a foreign, chaotic space, peopled by ghosts, demons, “foreigners” (who are assimilated to demons and the souls of the dead). (29)



# 去与来行为勾勒出“灵力交通图”

跟去去割火的神、物、人神（法主公、观音）

盛火的器具

人，旗子，家里的观音

从圣山“根庙”回来之后的仪式

巡境、勘界

分火



# 山、庙、社区

- 1) "Other world", 不全是混乱的鬼魅。
- 2) 圣山连接此世界与彼世界, 它们是复数的, 通过以山形拟制的神庙, 向社区输送着灵验的秩序。





# 神的做主人与做客人双重性及其普遍意义

- ❁ 从家到诸类“公家”的主-客之道
- ❁ 人情，宴会中远近亲疏关系
- ❁ 主观与客观嵌入社会



## (六) “纵的或连绵的研究”：前后关系 (《溪村家族》)

❁ “纵的或连绵的研究（以前曾称为动态研究，或变异调查），系专门考察村落社区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间，已在及正在进行中的变迁的。

❁ 变迁的本质内容，是生业-生境与文化的不对称化：

1. 生业的改变：农民“公民化”、工业（藤铁）化、铁观音化、农民干部化与商人化、教育的个体主义化、

2. 现代性的植入与社区人文世界的延续：我们今日所见的“文化遗产”，实为过去发明的再发明：祠堂、庙宇的建立，与“大传统”的进入，村社组织



## （七）结语

1. 当下，虽则有人以城郊乡村为例“证明”村庄消失的观点，但村庄的广泛存在及我们普遍怀有的“乡愁”之存在，自身表明，展开深入的社区研究依旧是有社会-心理基础和学术必要性的。
2. 1930年代吴文藻先生倡导的社区研究法成绩斐然，其原则依旧行之有效，其具体做法经过补充修正，依旧可作为研究实践的指导性大纲。



吴先生等前人虽点到却未能充分解释：作为整体的社区与作为局部的社区如何是“一个”？

我认为，只有当吴先生所谓“横的”研究，与“纵的”研究，即，我所谓之内外关系、前后（时代）关系研究，得以同时展开，社区研究方可展现“活生生的社会”的内涵。而这一“活生生的社会”，是由我称之为“广义人文关系”构成的，包括人-人、人-物、人-神关系的动态。今日所谓“人文-生态系统”应当指这些关系的全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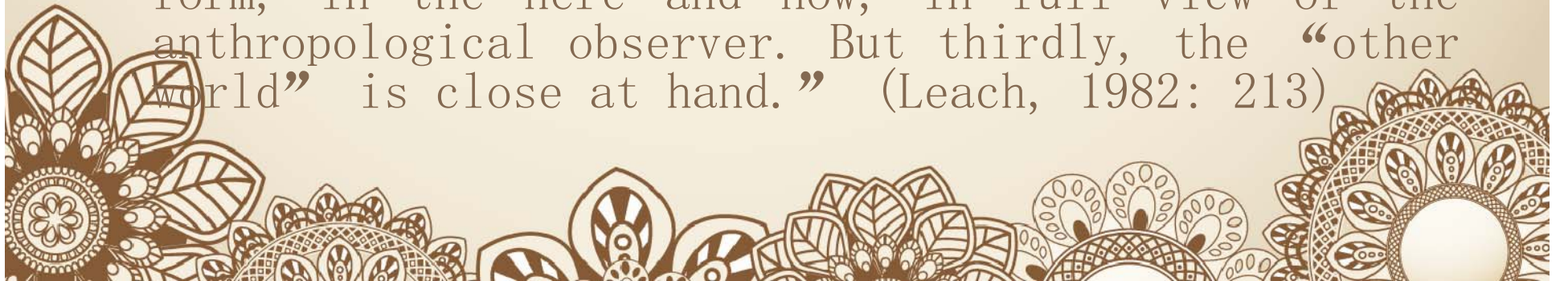


3. 把横和纵结合起来后，我们面对另一个问题：由于社区的生活世界所触及之地理范围，往往超越作为“民族志实验室”的社区之地理范围，因此，要说明社区的整体性，便要从超出这个范围，尤其是要将社会与它的宇宙论联系起来，将社区研究从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观中解放出来，使之面对地方所及之“更大世界”。



✿ 这就意味着我们应接受结构人类学关于宇宙论研究的主张，如Edmund Leach的宇宙论三要点：

“The first point perhaps is that cosmologies are unconstrained. They are the creation of the human imagination: they do not have to conform to the inconvenient limitations of the real world. But secondly, because cosmologies are invented by human beings, they consist of transformations of the real-life experience of those who invent them. It follows that, at a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al) level, it is always quite certain that the patterns discernible in the cosmology -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 world” an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ther world” of the imagination and the “this world” of lived experience - will also occur, in more mundane form, in the here and now, in full view of the anthropological observer. But thirdly, the “other world” is close at hand.” (Leach, 1982: 213)



- ❁ 4. 借宇宙论考察社区，使我们空前重视地方中的关系秩序，如“内外之间”的左右关系（性别、宗族分支、宗派-意识形态-亚传统）、上下关系（等级是普遍的）、前后关系（历史性），尤其是这以关系秩序在年度仪式上的“再生产”，如溪村村庙节庆上展示出来的“主”与“客”的关系——主客关系既是内外关系，又是左右、上下、前后关系。



## 5. 宛若世界的社区，包含着大小传统，但二者不是一一对应、自上而下的“授受关系”

- ❁ 雷德菲尔德的大小传统理论：单一的大（现代性、各地的主要“宗教”）进入小。
- ❁ 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小不仅为大提供过基础，而且，依旧在“消化”大，且大传统不是一个，而是数个，在溪村，有儒、道、佛、“社会主义新传统”，还有个别基督徒。
- ❁ 倘若小传统不是以一个力量巨大的宇宙论为基础的，那么，这种以一化多的情景便不可能出现。





❁ 若这样的社区研究不推进，则人文-生态主义的绿色乡村设计便不可能真的有思想和方法基础



谢谢！

